逍遥游[[1]](#footnote-0)

前面由堆积皆倒塌，说出了一切世间有为的功用、事业、名利、享受全是虚无实义的。看到了它的败亡，就知道为它劳心劳力不值得，因此要寻求一个大道，得到超越世间的自在。这样就发心像噶举先德那样，远离家乡，脱离世缘浓厚的地方，前往清净山林。家也不要，财也不要，世俗朋友也不要，衣食名全部减掉，走一心修法的道路。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世法迷执得太深、耽著得太浓，会感觉这样很可怕吧？太苦了吧？为此，今天按照憨山大师注解的《庄子》，来讲讲当脱离了功、名、我这三件事以后，会得到大的逍遥自在。

其实，只有修道人才有广大自在、逍遥快乐。世人都得不到这样的逍遥，只因被一个“我”字所拘碍，所以，凡是所作只是为自己这一个身求功求名。从古至今，全世界的人都无不是被我、功、名这三件事拖累，苦了一生，哪里有一刻的快活呢？只有大圣人忘了这三件事，才得到无穷广大的自在、逍遥、快活。可叹世人局限在那么小的范围里，一直在这个身上做安排，在眼前的五欲享受、名闻利养上做文章，只为虚假的躯壳来做事。因为他所见的很小，所以不但不知道大道的胜妙，而且跟他说也不相信。要想脱出对虚假境界的执著，就一定要认识什么叫做“广大逍遥”。下面就来讲一讲《逍遥游》。

大鹏南飞

在北冥即北海，有一条非常大的鱼叫做“鲲”，大得不知道有几千里。这条大鲲鱼化成鸟叫做“鹏”，它的背部大得不晓得有几千里。它怒而奋飞时，羽翼就像从高空垂下来的大云。当海气运动时，它将迁徙于南冥。南冥即是天池。据说这只大鹏鸟迁徙南冥，用羽翼一击水就是三千里，然后击大风上升九万里的高度，当时大鹏飞翔是借着六月的风。

这里讲到“水击三千里”，是说大鹏的羽翼击着海水振荡三千里的范围，那它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。羽翼又搏攫大风直上云霄，一举就是九万里的距离，那么它的大就更加可知了。所谓的“六月”，周朝的六月是夏朝的四月，指当盛阳开发时风才大而有力量，这样鼓动双翼，飞得非常遥远。

“逍遥”的涵义，只是形容大而化之，叫做“圣”，只有圣人才得到逍遥，所以用“鲲”“鹏”比喻大而化之的意思。“北冥”指北海，相当旷远，不是世人所见的地方。表示非常深玄、不为人所测度的大道。“海中鲲鱼”，比喻在大道体中才能养成大圣的胚胎。这么大的鲲鱼不可能在小池塘里养出，也不可能在小河、小江里养成，没有北海那么大的量是不能长养大鲲鱼的，这表示在大道体中才能养成圣胎。

大鲲化成大鹏，是讲“大而化之”的意思，大而化之叫做“圣”。鲲鱼虽然大，但也只是一块大东西，看不出它的大来。一定要化成大鹏鸟，才见到它的大。也就是它沉潜在大海里时，人们看不到它的大用、大力，只有一跃而上天空，搏击大风九万里，扶摇直上，才见到原来这么大，一下子能迁徙到极遥远的地方。这表示它起了大用时，才看到原本在北海中的鲲鱼是那么大。

“怒而奋飞”，指大鹏的大不容易轻举，一定要奋发全体的力量才能飞腾。譬喻圣人虽然具有全体，但从前是在很甚深、寂静、秘密当中，难以发出他的用，一定要奋发全体道力才能舍静而趋动。所以说，这就像大鹏一定要怒而奋发才能高飞一样。圣人一出世，以他的力量能够荫覆群生，利益天下人民。譬喻为大鹏鸟的羽翼就像从天上垂下来的大云，这就不是从前的鲲鱼可比的。“海运”，譬喻圣人乘着大气运出现世间，不是等闲可比。

大而又大

水泽中的阳焰是不实的东西。尘埃指阳光从缝隙里照射，能照到空中游动的微尘。世上的禽鸟、昆虫等气息的吹动是很微弱的，而那太虚辽阔、遥远之处，根本不是我们视力所及的地方。意思是，鹏鸟之大可以说大，但从辽阔太虚空上方往下看的话，这样大的鹏鸟就好似那不实的阳焰和阳光照到浮动的尘埃，极其渺小。虽然这只大鹏鸟鼓动扶摇的大风，但也只像那些微生物呼出的气息鼓动一样，哪里有什么大呢？那么大鹏看下界的事物也就像这样渺小。这是讲，圣人之大虽然大，也落于有形，还有体段。而虚无大道是无形的，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意思是，圣人之所以逍遥，是因为他得了大道，这无法用我们面前的事物来形容。它不是形而下这些有形的事物，这些只是妄识变现的假相。

深蓄厚养才能致用

前面讲的大鹏南飞的鸿图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水的积蓄不深厚就没有力量负起大鲲。譬如把一杯水倒在地的低洼处，因为倒的水只有一杯，里面只能浮起像芥子那么小的船。假使把一个杯子放到低洼处的水里，杯子大水小的缘故，就没办法让它动起来，意思是水浅船大，船就无法活动。接着要看到，鹏鸟一飞九万里，风在下鹏在上，要借助风力的鼓动才能够远飞，如果风的积累不深厚，也没有力量负起大羽翼。大鹏一举九万里，一直到南冥之间不中途夭折、停滞，是借着大风的力量才敢发起南飞的壮举，才能够施展鸿图；否则风小了，那是不敢轻举的。这都说明要深蓄厚养，不能光有一番空想。

这里有很甚深的涵义，我们要一段段地理解。如果北海的水不厚，那是不足以养大鲲的；一定要有那么深厚的水，才能养那么大的鲲鱼。这是讲要有一个大道的体，才能够长养圣人的胚胎，而且要深蓄厚养。等到鲲鱼化成了大鹏，虽然它想远举高飞，但如果没有大风在下面鼓荡陪送，也没办法到达遥远的南冥天池。这是譬喻不是大道的渊深广大，不足以涵养大圣的胚胎；纵然养成了大体，如果不变化，也不能起大用；纵然有大圣的作用，如果不乘着世道交兴的大运或世间因缘的兴起，也不可能应运出世，来成就广大光明的事业。一定是深蓄厚养，待时而动，才能尽到大圣的体用。所以这则寓言以水和风这两点来形容它的厚积。

从这里可以看到世人很可笑，特别轻薄浅陋。只凭着口耳记忆的学问，想表现自我、张扬自我，又没有积德深厚，怎么能成就大的功德事业呢？

小知不及大知

对于这件事，又来了两只小动物发表它们的谈论。一只是小寒蝉，也就是夏末秋初很小的蝉或知了，一只是刚刚学飞的小鸠鸟。它们笑着说：“我们尽力飞，在榆树和枋树间就撞上了，没到就掉在地上了，它怎么一飞九万里想到遥远的天池呢？”如果要去视力所到达的地方，只要准备三餐就能返回，肚子还饱饱的。如果到百里之外，那一定要隔夜舂米来准备粮食。如果要到一千里之外，那要三个月来准备粮食。这两只小虫小鸟又哪里知道呢？

这是说小知比不上大知。那些世间小见识的人不知道圣人的大，就像两只小动物在榆树枋树间飞而撞倒在地，它们已经用尽力量，所以就笑大鹏飞九万里干什么。这是譬喻世人见识小，只想满足身体的需求，求的就是吃多少、穿多少，只是这么一点事情。他们哪里用得着圣人的大道呢？可怜世人都只求现世一点功名利禄、衣食享受，就像那小虫小鸟，只是在小范围里飞来飞去。它们笑大鹏怎么一飞就飞九万里，想到达极遥远的地方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
世人以小见解不知道圣人的境界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志愿不远大。因为志愿不远大，所以蓄积得不深厚，只是随着各自的量而已。他们想不到几十年以后的事，只想着眼前的吃喝玩乐，是这么可怜。那么志愿越大，蓄积得就要越厚。如果要前往眼睛能看到的地方，那不必蓄粮，只吃一顿饭就能返回，肚子还饱饱的。这是比喻小人以目前的事情就满足了，只要吃好、穿好、打扮好、娱乐好，看场电影、上上网、出去旅游、上街购物等就非常满足，想不到遥远的事情。如果要去百里之外，志愿稍微远大，那就要隔夜舂粮，不然没资粮怎么能到那么远呢？再者，如果志愿更远大，要到千里之外，要提前三个月积聚资粮。像这样，志愿越远大，所要蓄养的也越深厚。像那两只小虫小鸟生长在榆枋之间，本来也没有大的见识，也没有远举高飞的志愿，它们当然会笑大鹏的高飞。全世界鼠目寸光的人都是如此。

再说，那北海鲲鱼化成的大鹏，背部像泰山那么大，羽翼垂下来像垂天之云，博击大风飞到九万里之上，就像大飞机穿过云层到了极高的天空，湛蓝一片，背负青天，它要向南方飞到极远的天池。水泽里有一只小鸟，笑着说：“它现在要到哪里去？我飞起来不过数仞（七尺是一仞），然后就下来了。我在水草丛间翱翔，这就是我所飞到之处，它要飞到哪里去啊？”

这样的小知当然不及大知。见解小、志愿小、行动小，当然最终结果就小。世人就困在这样的小知见地，只为一时享受、名位奔劳一生，不过就像这只小鸟，飞起来只是数仞，然后就掉下去了，再没有别的结局。它哪里知道大鹏远举高飞的志愿呢？像这样，世人都想我要开个公司做大老板，我的美名要传扬到一地、一省、一国乃至一个世界。或者我要做高官、当总统等等。他们的志愿就像水中的小鸟，也只能到这个地方。古代像宋荣子这样的贤人尚且笑这些人：他们只是以才智来求一己现世虚假的名位而已。

宋荣子很了不起，他忘掉了虚名，全世界的人赞他也不得意，全世界的人毁他也不失意。他有什么要诀呢？就是“定乎内外之风，辨乎荣辱之竟”，如此而已。他非常确定，内的实德在己，外的毁誉由他，能分辨这一点。毁誉是别人嘴巴说的，都是虚声虚响，实德在我自己。他不以外人的毁誉稍微动自己的心，是由于他知道荣辱与己无关，我要的是内在的实德。这里说到，宋荣子之所以能忘掉毁誉，不积极求世上的虚名，是因为他看清虚名都是外在的，只是一种声响，与己无关。从他旁观者来看，世人都是求一点虚名，实在很可笑。

宋荣子高人一筹，他能忘却虚名，却还有没有建立的，那就是还不能忘我。列子驾御着风轻飘飘地飞，飞了十五天才返回，是很好的境界。他对于求福这件事没耽著，不是在求福上劳碌。然而他虽然能忘祸福，却不能忘死生。由于他还不能脱离身体的形骸，所以不能与造物游于无穷之地。要等待有风才能轻举，也不过十五天就返回。他的身体还没有化掉，还要观待外在的风才能飞行，道力还不深。

那些乘着大道而游的圣人，与造化混而为一，又哪里要观待外在呢？所以说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这里的“至人、神人、圣人”，只是一个圣人说成三个名称，这是说能逍遥的圣人。因为圣人忘形绝待，超然生死，所以出在万化之上，广大自在，以道自乐，不为物累，也因此独得逍遥，根本不是世间小知的人所能知道的。

这就是求道得逍遥的好处。忘了身体，绝掉了对待，超然于生死之外，出乎各种形而下的幻相之上，广大自在。他一直住在道的法乐中，不必为外物所累，积极求功名利禄。那些是小知人的做法，他们的见解小、想法小，认为只要我自己好就行了。而所谓的我自己好，就是吃得好、穿得好，过得舒服安全就行了。或者野心大一点，就想我在这世上有名有位有权就可以。至于出世修行，飞那么高、那么远，太可怕了！

所以，小知不及大知。没有高远的志向，在小圈子里不断地发展，结果整个心思就在这上面运行，因缘在这上面缠缚。总是围绕小的功名利禄、生活享受、自我等，一直落在得失的缠缚中。且不说佛教证果的圣人，连古代真正修道的人也无心于功名利禄，就是因为见得大，最终得到了超越世人的逍遥。

这里寓言的本意，是说古今世人没有一个得逍遥，只是被一个血肉之躯、被我所累，所以非常劳碌地求功求名，苦了一生，没一刻的快活。他们只是执著这个身体形骸，此外再没有别的事，哪里知道有大道呢？为这个身求衣求食，为这个我求名求位，都是蜗角功名之事，只因蜗牛角那么小的功名利禄埋没了一世。只有大而化之的圣人忘我、忘功、忘名，超脱生死而游于大道的领域，所以得到广大逍遥自在、快乐无穷。这哪里是狭隘的小知见者所能知道的呢？就像小虫小鸟笑大鲲大鹏一样。

忘己忘功忘名的例证

那么，有没有这样忘己、忘功、忘名的圣人呢？下面我们再看实证。话说在古代，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。他认为治天下是自己的功劳，现在让给许由，可见他有忘己忘功的实际德行。他对许由说：“大的太阳、月亮都出来了，像豆子那么小的火光不隐没不也是很难吗？及时雨连天降下，还用小罐子来灌溉，在润泽上不也是徒劳辛苦吗？您老人家一出来，天下就自然治理，而我还在这里主持，我看自己太缺陷了，想请您来治理天下。”

许由说：“你治天下，天下既然已经治了，而我还来代替你，我难道是为名吗？名是实的宾，我难道为了宾吗？”宾和实是一对，实是事实，宾是虚假名称。又说：“我没有实功德行，却有个虚名，这是我全无实德而专尚虚名处在宾，我哪里是处宾而不务实的人呢？小鸟在深林里搭巢，不过是一根枝头；田鼠饮河水，不过就是满腹。回去吧，不必再来了，你只见得人君是这样尊大，我要天下作什么用呢？我不越俎代庖。虽然厨师不治理厨房的事，但一个祈祷者也不可能来代替。”意思是，你不治天下，就应该去找那些要天下的人，不能去找负责祈祷的人。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哪里会舍弃我的所守来取代你呢？

这里要看到许由的境界，他能忘名还不能忘己或忘身。他用小鸟和田鼠的譬喻，意思是还要为这个小小的身体来服务，小鸟要找一个枝头作为巢穴来安身，田鼠要找一点水来饱腹。这就像列子御风而行，还不能忘形骸。许由还忘不了自己这个身，还要在身上取一个满足。不像姑射山上的神人，功、名、己全部忘掉。

这里要辨别世上四种人。第一种人求功名利禄，是庸人，根本不入道。第二种人像唐尧，他能治理天下，最终能够让天下。他虽然能忘功却不能忘让天下的名。因为“让”是一个很大的德，他执著这个“德”的名称，有对虚名的执著。第三种人像许由，他就潇洒得多。他不受天下，连天下的名都不要了。但是他还忘不了身、忘不了己。从他说话就可以看出，所谓的小鸟、田鼠都是他自身的表征。他说我只要取一点衣食住的受用就行了，他的修道还有限，还没有忘掉身体。第四种像姑射山的神人，这才是大而化之的神人，功、名、我三者全忘。这才达到了逍遥之地，才成为北海中的大鲲，能大而化之成为大鹏，一飞九万里，才能到达遥远的南冥。这就是逍遥，因为没有了任何功、名、我的系累。

有一天，肩吾和连叔两人对谈。肩吾问：“我听接舆这个人说话大而无当，简直说神话，没有边际，我很害怕他说话，不近人情。”连叔说：“他说了什么话？”肩吾说：“在非常深远的叫做姑射的山上，有一个神人居住。肌肤像冰雪一样清莹，美好的像处女。不吃五谷，以风和露作为食物。乘云气，御飞龙，游于四海之外天地之间。他的神情凝定，所到之处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我认为这是神话，我不相信。”连叔说：“他说的很正确。对于瞎子没办法让他看到景秀的美观，对于聋子也没办法让他听到钟鼓的妙音。不但身体上有聋和瞎，在见识上也有，这句话说的就是你呀！这个神人的妙用能和万物混而为一，这等人和造物同游。他不想出来治理世间，假使出来的话，会成为整个世间的福报。他哪里会是那样劳心劳悴的样子呢？他哪里会以执著辛劳的心治理天下呢？这样的人脱离了形骸。如果有一个我和外物相对，为自我求取声色、名利、衣食，那会受到伤害。然而这样的人没有我跟外物相对，所以外物不能伤他，滔天的大水无法溺他，极度的干旱无法伤他。这样的神人，不必说他全体的妙用，就算他用糟粕、糠秕那么一点作用，都能够做出尧舜的事业。神人有这样的妙德，他哪里肯那么辛苦、劳悴来寻求外物呢？他的心哪里会耽著在虚假不实的功名利禄、衣食受用上呢？”

这也是比喻我们先在外面把对现世的耽著、对来世的耽著一层层去掉，越去掉就越轻，越去掉就越接近道。然后对功名、享受、甚至一己之身全部忘掉，最后连“我”都没有了。这样证到道体再发而为大用。就像大鹏飞到青天之上，之后能翱翔到极遥远的领域，那就是发而成为大用。如果在世间，可以做圣帝明君；如果出世，可以做祖师，像这样会起极大的妙用。

这样一层层比较下来，就知道什么叫“无为而化”，什么叫“证体起用”。像这样一层层举一反三地想就知道，为什么先要退、先要隐、先要养道。首先在广阔的大海里，这表示道体，一定要在那里孕育成圣人胚胎。到他成熟时才能发而起大用，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

接下来的寓言讲到，宋国的人贩卖一种叫做“章甫”的贵重物（一种帽子），就到了越国境内。宋国的人自以为章甫是贵重物，却不晓得越人以它为无用。尧持掌天下国政，治理人民，使四海清平。等他到姑射山上见了神人，茫然自失，丧了天下。

这里解释了前面尧让天下给许由，许由不受。许由虽不受尧的天下，却不能让尧忘天下，而且不能让他忘掉“让天下”的名称，由于他不能忘一己的缘故。遇到神人之前，尧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个名，放不下一己。他虽然说“天下我让给你，你来治理，你多么伟大，多么有功德，我这种小人物就不必再出来了。”但实际还执著“让”的虚名，还执著自己很伟大。然而他一见了神人就顿亡天下了。他怎么就丧掉了呢？他看到了无为的大用。神人不费一点劲，几乎清洁如雪。看到他神情凝定，能够逍遥于宇宙之间，身体若处女，尧就惊呆了。他讲，我这个人治天下这么劳悴，每天辛辛苦苦处理那么多事，又怀着忧虑、感伤，身体又特别累，跟神人差距太远了。他才知道只有证了道体的人才有这样的大用，自己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就像小鸟不知道大鹏的深度广度，不知道它的大用所在一样。这时候他就不再耽著“让天下”的名字了。因为神人连举一个小指头的力气都不必用，用他的糟粕就可以作出尧舜的事业。在这种对比之下，尧的耽著化掉了。

从这里可以看到无为的大用、逍遥的大乐。首先要从世间虚假的法里面退出来，这些没意义，只是妄识现出的名声、受用、事业等，它叫做“末”，叫做“表”，叫做“假”，叫做“虚无实义”。从中抽出来去修无为大道，证到道体，就能脱离这一切形骸、虚名、自我的束缚而逍遥于世间之外。

思考题

1、细读憨山大师对《庄子内篇·逍遥游》的注解，思维：

（1）什么是“广大逍遥”的境界？结合譬喻，从正反面观察。

（2）读了本注解后，你在“放下此世、一心修道”上得到了哪些启发？

1. 这一讲借用憨山大师《逍遥游》的解释及思路，以说明少欲修道的受用。原文只在天道范畴上解释，这里借题发挥，对于其中的寓言等引申到佛法上，说明出离修道的必要及安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0)